

她提醒我在梦里思考。

巴士经过一条条蜿蜒在深山的隧道的入口，工人们在这里工作和起居，他们的机器设备就在入口大门的后面。这些隧道就像为这风景另写新章，是因为当年出于对西方的一种真实而困惑的恐惧，而在深山挖出四通八达的洞穴。洞穴挖出黑漆漆的空间，让人躲避从未发生的攻击，人与机器同在造梦，梦境伴随着烧焦的金属，切削液和煤油，加上肉汤和汗水的气味，裹在带有潮湿的岩石和泥土的洞里。强烈的气味从深处传出，夹杂着动物喷气和金属的气味。你会听到一声汽笛，接着黑马腾空而出，转身直奔下山。“有什么不对劲吗？”她又一次问我，我们的巴士在坑洼的路上艰难行进。车停下来后，就看到一幅粉色纸的手写横幅，写上什么“安德鲁 · 亨特论加拿大艺术”之类的字。我每演讲一句就停下，好让顾雄翻译给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，但他的翻译好像很长，也引起学生们的笑声，我不知他讲了什么。那以后一切都变了，「家」从这一刻起看来很不一样。

“那次的展出对中国艺术家影响很大，”顾雄在早餐时告诉我，那是一个有和煦阳光的早晨，在棕榈树下，“所有的人都把那幅马奔向火车的作品挂在墙上，我们全明白他的作品的真意，它影响了我们很多人。”我们多次谈到加拿大的火车、蒸汽火车头、卑诗省山中那些由华工建造的险要山坳路口和隧道，他们随后定居加拿大还被阻挠，家人团聚被课以重税，他们遍布加拿大城乡，聚集在华埠，或者分散在草原和北部的小镇，开餐馆和洗衣店（只有这些是他们能合法涉足的行业）。北美西岸是早期华人移民潮所称为的「金山」，这名词在建铁路前的淘金热时就有的。我能想象他们向山中进发的情形。

顾雨站在山顶上，华工曾在此修建过铁路。在她的碳笔画身影中，幻想有一条铁路就在她下方，穿过河流和峡谷。她曾同父亲来到甘露市，我记得她在大学的讲台上叙述她在中国成长和移居加拿大的经历，在她新公映的纪录片「春天飞蛾」里，她的经历被进一步展现出来。我们谈到在现实与想象的世界之间漂流，随着你所带来的记忆，「他方」如何常在「这方」，就在表象之下。她讲述她与父亲合作的项目，一个探索海外劳工的生活的项目。他们的过去如何活呈现在眼前，他们记忆中的家，还有在这里的梦，在卑诗内陆、在加州、卑诗低陆平原，安省南部。给人的感觉就像真实只存在于梦中，存在于我们讲述的故事里，这种寓意式的激情便是她父亲作品的基础。一条汇集袜子与三文鱼的河流，一条蓝色文化的黄河，成千头的小猪，没有什么只是它表面所呈现，那里总有一个故事去让你发掘真相。我告诉她说：“阿利克斯·柯威尔说过，’作为一名优秀的现实主义艺术家，我要重塑世界。”他称他的作品是“真实的小说”。我看顾雄的作品也具有同样的特点，我明白当年在北京，他和其他很多画家为何会被阿利克斯 · 柯威尔的作品所感染。（1984，一个好年头，让柯威尔在中国。）

我和顾雄沿着路标走到山区小城的郊外，下面是两河的交汇。我们走到大路尽头，看到一个路标，顺着记号我们上了一条窄路，穿过齐腰高枯黄的草丛和灌木来到甘露市华人墓园，那里是一个到处是木制墓碑的荒凉之处。数月后我们在温哥华岛上找到一所同类墓园，于坎伯兰镇的最外边，该镇的华埠1950年代就被夷为平地。我们将这些在加拿大城镇和山水中所作的历史记录汇集，其中的很多地方可能就是七人画派所描绘的同一风景，曾在北京展出，甚至记在那无名画家的速写本里。当年这些画作曾启发他人，但可能还有另一层意义。这些作品出自加拿大，不仅常常出现在艺术书籍中，而且出现在介绍加拿大资源行业如采矿、林木、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出版物中。中国政府也许不知道这些画作启发了青年们革命性的思潮，但他们不会不知道加拿大的历史在认同大自然的同时，是和资源开发分不开的。加拿大一直是以开采自然资源之地自居，现在和中国这方面的合作越来越多，并且把中国放在考虑之内。七人画派可能因而替加拿大揭示一个新的金山。

我和同事在看劳伦斯·哈利斯的一件作品，这作品也许是1984年北京展出的其中之一，很可能亦记录在那速写本里。我现在是「负责」保管，带着它去加州参展，设想将哈利斯展示给新一批观众，那里的人们如何评价哈利斯那粗旷的北国视角。很巧，顾雄、葛妮和顾雨这时也在加州的洛杉矶，在一个有和煦阳光的日子里，在棕榈树下，我们又聚在一起。原来大家都想说的一个话题就是迁徙，那种没有固定居所，生活支离破碎的状况。第二天，我和顾雨再次会面。我们无话不谈，将我们相识二十年的记忆罗列在一起。顾雄和顾雨的父女关系，启发和影响了与我女儿们的关系，她们参与了我的工作，是我的合作者。

我独自一人在开往威尔特郡大道方向的巴士上，车程远而且交通拥挤。我在车上昏昏欲睡，不记得停了多少站，一直坐到了终点

站。下车即是海洋大道，我走下台阶，一脚踩到沙滩上，往海浪的方向走去。“有什么不对劲吗？”当我走回车站又好像听到她这么问。“我恍然体会到，”我回答她，“我想回家，但我不知何处是家。这种感觉似曾相识。”在那一时刻我想起从二十年前我认识他们开始，一切都变了。自那时起每当我看到七人画派的作品，我就想到中国；当我想起加拿大，它的过去和未来，我就想起我和他们的谈话。从那时起我对家的感觉发生了变化，变得飘摇不定，虚无模糊，在我的思想里，加拿大不是一个地方，而是一个不固定的理念，一次不断变换主题的对话，一个临时性的、有时具挑衅性的个人与文化群体的对话，这对话不曾落实，也许其实已越过我们而过去了，也许是一个缺乏连贯性、凝聚力，并且已经变得模糊的故事，总之就像一个梦。

“阿利克斯·柯威尔的马奔向迎面开来的火车，”他惊呼，“对我们来说那就是中国！”又一次的意想不到，在和煦阳光的日子里，在棕榈树下，我的知觉被移动，我自以为我所知道的被扰乱，一如既往，我因为这种经历而变得更加丰富。

翻译：王清文



溺水 / Drowning

炭笔画

charcoal on paper

193x259cm

2000